



新編漢書綱目卷之十二

班彪王命論

班叔皮本隗囂客而勸囂歸漢乃著王命論以風切之其言論高祖之興信布項籍王莽之廢大率有合其言是矣范曄稱其行不遠方言不失正是也然愚謂彪之言亦語焉而弗詳耳夫性命之理聖人罕言無曰天高高在上也觀之人心而已書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天視聽自我民視聽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言人君當以敬民為先務而已矣又曰天棗悅辭其考我民言觀天命考之人心也豈民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命哉吾觀高祖之興有斬蛇之異有覆雲之祥固由於天授也然其本

由於有寬明仁恕而秦民悅服耳項籍則殘忍之雄信
布之莽則篡逆之賊此固人心所不與也人心之所不
與即天命之所不歸可知矣光武大度同高祖則天人
外應而漢有再興之勢庸何辭乎隗囂何人不過起自
盜賊妄希富貴耳班叔皮著王命論不究其本而徒以
命為言夫豈至當不易之說哉夫囂之客曰班彪曰馬
援曰來歙曰申屠剛皆與王之佐而棄蜀歸漢則人心
之不與又可知矣何以命為言哉使彪能陳天命人心
去就之本以感動人心則數子歸漢之後囂亟來歸漢
而敢帶一方乎

璽書賜竇融

竇周公自守河西聽班彪之策而決意東向周公可謂
知去就矣光武以璽書賜之不迫其來而使之擇蜀漢
不拒其來而授之涼州牧讀其言有溫厚而無忌刻有
和易而無猜疑且六國合從尉佗制七郡之語必知其
有游說之者又何其明且遠也此固融歸漢之計蓋決
而當時以天子明見萬里也自愚觀之融早孤以任俠
為名莽末為波水將軍則嘗事賊矣莽敗又以軍降更
始為鉅鹿太守則未嘗擇君而事但以榮身保家為計
耳然則融之歸漢亦不過以天下擾亂河西斗絕不東
向無以自安也而豈誠有慕義之心哉光武璽書賜之
以明而非明也愚嘗謂融之心使漢業不成又將顧望

他國而豈有伏節死義之事哉而使贊其奉圖歸忠繆矣

明見萬里之外

光武賜竇融璽書上言桓文之輔國中言六國之合從下言尉佗之專制其與隗囂遣辨士所說之語若合符也此河西之人以為明見萬里之外而竇融歸漢之計益決也然自愚觀之河西之人謂之明見萬里之外也天下後世之人孰謂其明見萬里之外哉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言惟聖人無遠而不察也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惟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言惟聖人能無幾而不明也夫知幾必歸之聖人者并德之地也巽

德之制也故曰介於不終日貞吉大學曰安而後處莊子曰太宇定者天光發此之謂也光武感情於讖記而聖賢正心脩身之道槩乎未聞然則何以視遠惟明哉故以吏事責三公而紀綱不能明廢后易太子而倫理不能明以逢萌為社稷臣而於人則不明以讖記行封禪而於道則不明蘇子由所謂光武專以一身任天下而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及者多矣然則璽書賜竇融亦不過天資之美而有意想測度之私耳所謂不幸而中也而豈聖人之瞻言百里知來藏往者哉

耿弇比韓信

尤武以耿弇比韓信由今觀之信破歷下以開基弇攻

視阿以發迹此其功足祀方矣又田橫烹鄒生橫降高祖詔其弟徭尉酈商不聽為仇張步殺伏降步降光武詔其父大司徒伏湛釋其怨比其事又人類矣以是而比韓信其誰曰不然然謂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刺敵其功又難於信則過矣以信之將畧定三秦平六國兵威所向當之者破項籍以拔山蓋世之才垓下之敗尚能以一身殺千人潰圍而出此古今之勅敵莫加焉信大破之垓下則非光武詩討盜庸劣之比矣而豈可以襲擊已降少之哉然則耿弇比韓信孰優愚竊以為以將畧言之則信之才伯昭不能及以臣節較之則伯昭之德信亦不能及何也伯昭少時能棄更始歸漢而又

說况助兵去就之義然出處之分明矣况未嘗矜伐以功名終則豈信之先從楚而後歸漢至於請為假王復降匈奴身陷大逆自貽伊戚者哉

周黨嚴光等不屈

炎祚改符新都易號南陽宗室圖復舊物海內英雄聞風奔附皆欲效勤王討賊尺寸之功以垂竹帛今漢鼎已定延訪幽隱粉飾中興正抱道君子雲龍魚水相逢之日也周伯况嚴子陵等三聘而後至何耶伊之耕莘傳之築岩呂之釣渭時未嘗無終身之念也一旦幣聘之勤繪圖之肖夢兆之徵遂幡然而起各成一代之業後世未嘗有非其改節者今黨光等雖應聘而起終不

為所屈何歎愚謂范升毀周黨友人謂王良二人之不
屈或者以隱為高而孔子所謂疾固也若嚴光者侯霸
誑其言范升不之毀則其不屈殆有深意存焉者夫豈
二人可同日語乎蓋光少與光武同游學自莽地皇壬
午起兵至漢建武己丑而後下詔徵之十七八年之間
身跡存沒畧不往來于懷其與抱薪進飯卒然相遇慙
慙者有間矣豈先生儒腐不足以談兵歟湯以尹為阿
衡丁置傳於左右文師呂為尚父光武於先生折之以
咄咄目之以狂奴官之以諫議其處先生亦褻而易矣
宜乎子陵之不應也且光武察察自以吏事責三公其
後宰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知之故決去不疑以全故

舊之義乎吾聞之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光武於郭后止於無寵廢之矣糟糠之妻尚如此而况
貧賤之交安足倚哉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子陵所以
為高也故其後助成東京風俗之美雖奸雄僭竊之徒
環視漢鼎而不敢顯然攘取之千萬世之下與頑立懦
其有補於名教大矣夫豈周黨王良輩可同日語哉易
曰鴻漸于陸羽可為儀其子陵之謂矣

客星犯帝座

甚矣英才遇用之難也以周公之聖而召公且不悅以
孔明之才而張飛且有言又况人不皆召公也不皆張
飛也而廓寬宏之度絕忌嫉之私者世能有幾耶史謂

嚴光與帝同臥光以足加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
急切有疑焉夫先生精爽上應天象語其賢當為德星
語其出當為輔弼星語其處當為少微星而曰客星可
疑一也睡足誤加事蓋甚微何遽動夫渺茫固有誤批
帝頰戲批帝頸者矣而天象不動可疑二也既有動必
有應不在先生當在他人而其卒無應可疑三也意者
當時群臣取功名於十死一生之中先生不事工俟海
內平定而偃然荷帝眷忌心生矣俟霸位至昂足先生
痴之若兒廷臣誰敢復有間心生矣霸備奏帝此一間
也帝雖以狂奴目之而禮益隆人言不可間矣人言不
可間故托天象以問之曰犯曰急語意甚於范升之毀
謂非間計不可也嗚呼此子陵所以決意高蹈而與巢
由善卷務光夷齊諸人同志也欤抑子陵肥遁之後肅
宗徵高鳳順帝徵薛包桓帝徵魏桓獻帝徵管寧皆甘
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湖之上其亦聞光之風而興起者
也

梁統論刑輕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陽居夏以生物為事陰居冬而積
於不用之地聖人法天而立道以道明齊禮為先務或
不得已而用刑則欽恤之心勝而省灾肆赦議獄緩死
焉言不經者有矣而豈有殺不辜者耶光武舉兵河
北雖除莽苛政然觀其殺韓歆以非罪度由不實者輒

致之死至來馬援死不可生之嘆則帝之施刑亦重矣
今梁重寧乃謂高惠之景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此
東坡所謂如人年少不節酒色而安老雖節而病見遂
謂酒色可以延年也幸而帝惟明達事變不報嗚呼使
帝從仲寧之說則刻木畫地之歌復作蒼鷹乳虎之吏
再興其何以成中興之治哉吾嘗謂梁竦率以非罪下
獄至梁冀遂赤其族則統之欲重刑蓋天使之自坐耳
不仁之禍由竦速親於此可驗

柔道理天下

坤道為柔柔之道未易言也必有豈弟君子之心有寬
厚長者之度百官承式四海嚮風則柔嘉之化行告訏
之俗易治天下之道不盡於此耶光武以焚更民投書
以安反側之心除王莽苛政以復漢官之舊於馮異則
戒其安集於吳漢則禁其暴掠所謂柔道理天下蓋有
之矣然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而豈能一歸諸理哉何
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又曰柔順利貞君子
攸行蓋惟有君子之德者方能盡柔道也建武之政吏
事刻深數以謹言卑辭轉易守長故鍾離意以長者觀
之鄭興亦以嚴急正之則帝之於柔道蓋深有愧焉者
矣此中興之美殆未盡乎

董宣彊項

宣初守江夏以慢外戚侯氏坐免未幾令雒陽湖陽公

主蒼頭殺人捕而誅之此孟郊所謂壯志性剛決火中見石裂也此柳子厚所謂執簡寧尋杜持書每去邪也少平可謂愈蹶愈奮不畏疆禦矣自庸君處此必曰以吾公主之尊貴而畫地數罪叱奴下車上室之羞不可赦也光武則不然方其疆項不肯叩頭謝主且笑慰令出而又以錢賜之豈以天子之威而不能行一令乎蓋重法令是重朝廷也惟人主能容臣子之守法而後朝廷之法信人主之勢尊厥後宣能持擊豪強京師震慄有臥虎之號有抱鼓不鳴董少平之歌宣可謂良臣哉范曄作史夫何為而系之酷吏嗚呼以是人為酷吏然則虎冠之吏屠伯之守將何議邪

馬援復死於邊

馬文淵既征交趾復欲擊烏桓而曰男兒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壯哉斯言其後征武陵蠻卒於軍克成厥志孟異烈士之稱其有所試乎然自愚言之與其先登陷陣而成外攘之功孰若脩政練兵而守內治之福乎夫夷狄寇邊固王法所當誅也然不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乎而何乃以身死邊也夫死生之際亦大矣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卜式以武帝伐匈奴而欲死于邊公孫弘以為非人情不可近荀息以死許獻公君子以為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馬援之欲死邊未免導君於窮征而終非陳善閉邪之義且死非其所亦徒

死而已而豈得謂之死節哉吾謂援果能死節矣當王莽篡逆之秋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而乃為莽西郡牧又為連城尹是為篡逆之臣矣以春秋之法例之當以鄧離穀黨惡之罪施之也安得大言以欺世哉

閉關謝西域

武帝窮兵北征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蓋徒上嘉下樂好大喜功耳而西域何嘗心服哉再葉而至宣帝正乘百年將衰之運故不煩尺矢相率朝貢世歷哀平猶不廢禮于斯時也雖剛正如蕭望之請待以不臣雖智如楊雄請勿與之拒其執肯以其歸附而反閉關以拒之哉光武此舉蓋深謹要荒之辨而不勤遠畧不

事邊功豈非禦戎之上策乎或曰先王之世四夷來王或西戎即叙或羗氏來享或八蠻通道今閉關謝西域其亦矯枉過正也愚謂戎狄之地不可耕而食戎狄之人不可役而使若許其來朝則必如前漢遣官都護發中國之兵戍疆柰之地其轉輸煩費固有不可勝言者且既設都護則緩急不可不救萬一蹉跌傷威損重為中國衣冠之耻必矣此光武之閉關謝西域即先王之畧於荒服而以禽獸畜之也謂非御戎之長策乎厥後班超傳育輩不守厥戒而西開三十六國以關士來遠為功未幾連年戰爭全軍敗沒以垂當宁西顧之憂論至於此而後知光武之見益於是乎不可及矣

馬援瞿鑠

士君子欲大有為於天下要當歛英銳之氣而相時觀之以為操縱之地則在我無浮躁之著而在上無猜忌之萌矣馬援拔自西州間關險阻破隗囂誅先零征交趾古所謂干城之將非斯人耶然愚特惜其英氣太露而老成持重之德有愧焉蓋援自騰聲二輔遊二帝固以立謀干主懷負鼎之願矣然猶有可諉者曰鄉鄰方闔不顧被髮纓冠之急耳若夫武陵蠻寇臨阨援於時則既老矣隴蜀之策既顯羗狄之功已彰於是而力解兵柄養痾林下是乃大臣之高致也柰之何君不我用而顧自薦於上哉逮夫帝愍其老而不之許則亦已

矣又據勢顧形以示可用老成持重者固如是求售乎哉吾聞先帝欲伐先零而充國自薦於上帝問之曰將軍度羗虜何如充國曰兵難遠度願至金城馳上方畧充國時亦既老矣何嘗披甲上馬以自試其能乎且雲臺二十八將不為少矣而顧露才揚已要功萬主之外此猶馮婦搏虎不能自止此所以觸冒氣氣徃死軍中橫被詭言葬不歸墓家屬杜門宗親怖慄是誰咎哉雖然帝豈不知援之才畧可用而顧試之披甲上馬固已失待臣之躰矣至於意並明珠之疑誠亦少恩矣哉

馬援戒子

秦誓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難哉言責人

之易而責已之難也馬援棄蜀歸漢屢著邊功固當時
之烈士矣其戒兄子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
口不可言也好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
誠可謂言之善者至於戒王磐戒梁松戒呂种皆鑿鑿
金石之語援可謂善教人矣然知戒子而不能自戒與
所言自相背戾者多矣豈明於觀人暗於觀己耶夫人
之長短不可議固也其品第龍伯高之敦厚學之為謹
敦士杜季良之豪俠學之為輕薄子非好議人長短者
乎夫君子秉道義謹行檢則子弟自將革面於外洗心
於內固非可以言耳提而使之有成也援不能表儀於
一身之間而徒丁寧於萬里之外縱使寂寥短簡春容
大第皆中膏肓有立標的亦無益矣而况北方人物以較
短長有以召多口之憎騰仇人之謗乎是則援之戒子
非以收子弟之心而反為怨家之口實也非以盡父兄
之教而適為膏肓之禍階也詩曰君子無易由言此之
謂矣

馬援薏苡

予嘗讀范曄史而知馬援為人之詳矣其行義也優其
智慮也長其膽畧也壯其節操也清觀其行兄喪不期
不離墓事寡嫂不冠不入戶此其行義之優也猷策而
虜在目中處亂而令伏牀下為虎賁將而誅李廣為隴
西太守而滅先零此其智慮之長也平隴蜀而飛矢貫

脛討武蠻而曳足觀賊孟冀謂之烈士呂种謂之神人
此其膽畧之壯也窮而益堅積而能散牧北地而所殖
財貨悉班昆弟擊臨洮而所賞牛羊悉與賓客此其節
操之清也然則中興名將曰鄧耿賈吳犇援不多讓焉
光武於此正當錫之茅土盟之帶砺夫何聽諛口之譖
而意茲為明珠文犀遂詔收印綬致使藁葬城西哉援
之言曰獲死國事甘心瞑目今以蕙茲為明珠文犀吾
知黃泉之下目必不瞑矣竊考援所以求諛口者蓋由
征武蠻無功而遣其仇梁松責問之此蕙茲之譖所由
起也光武不察其誣而遽收印綬惑之甚哉惜曰援所
載皆明珠文犀愚謂援有大功於社稷亦將十世宥之

明珠文犀

矣而况以疑似之譖有不可信者乎噫噫易缺皦皦
汙其援之謂矣惜光武之明達而見不到此也

人莫貴於立志然有大識趣者必有大議論故即其言
可以觀其行矣伏讀馬援之言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
老當益壯所貴乎殖財貨者為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
虜耳夫有財貨必欲賑施之則雖有明珠文犀援必班
之將士矣而肯為守錢虜乎又讀其言曰士生一世但
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鄉里稱善人可矣
致求盈餘但自苦耳夫援之志但欲乘車御馬不求盈
餘則雖有明珠文犀必將以土梗棄之矣而豈肯載之

一車以求盈餘乎又讀其言曰男兒當死於邊野以馬
革裹尸耳何能臥床上死兒女手乎又曰受國厚恩年
迫日索嘗願死國事甘心瞑目夫人之情大率愛生為
上愛財次之援每以死自誓死尚不辭矣其肯載明珠
文犀以娛兒女手乎吾知援必不為是也然則援之所
以收薏苡者何歟吾謂非為一身之謀而亦為國家之
謀蓋援常欲為國任事則援乃國家所倚賴之身也援
之時則既老矣顧思披甲上馬之勞服薏苡可以輕吾
身下潦上霧之地服薏苡可以勝瘴氣此其薏苡之載
蓋亦非私已者而後世亦未之考耳嗚呼日月欲明而
浮雲蓋之芝蘭欲脩而秋風敗之以援之忠清而見疑
於光武蓋積羽沉舟衆煦漂山世固有無光而云益熒
娶孤女而云搗婦翁者而况於援之功高不賞乎易曰
見豕負途載鬼一車言見人之污以無為有也其光武
之於馬援乎

桓榮稽古之力

儒者以窮理為要以稽古為先蓋古人嘉言善行者百
世楷模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可也論其世者多識
以蓄德博學以反約蓋將以立身於正六脩德於高明
窮之為孔孟達之為伊周是亦吾分內事耳豈假此以
干富貴乎桓春鄉少貧窶無資常客傭十五年不窺家
國其稽古亦勤矣光武既曰得生幾晚又曰真儒生蓋

以辨明經義諸儒莫及也於是自博士為太子太傅賜以車馬印綬于時當自念無功受賞上疏懇辭若有詔必賜之而辭之不獲則當竭忠效勞以圖厚報今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而曰此稽古之力夫不尊諸生以脩道義之學而導之以干利祿之私然則君子之稽古豈要人爵而已耶嘗試論之桓元春初嗤榮之自苦後獲印綬嘆曰學之為利乃至此哉然則榮稽古以干富貴其兄弟知之矣且榮以稽古自任實有未然者何也夫稽古之人必能正色正朝決大謀建大策今頌圖識不知諫朝原陵不之諫以日易月之制不之諫太子諸王並席之失不之諫然則榮之稽古不過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冗說耳而何有於稽古哉或曰桓郁桓典桓彬父子兄弟代作帝師生徒受業多至卿相是亦稽古之教所致也嗚呼此亦車馬印綬之類也而豈儒者事業可稱於後世哉

却封禪之請

孔子刪詩定書係易作春秋言禮正樂為後世教亦備矣未嘗言封禪之事惟書曰至於岱宗柴言廼守而祭天也詩曰陟其高山言廼守而祀嶽也易曰王用享于岐山言至誠而祭神也何嘗祭天於泰山謂之封祭也于梁陰謂之禪哉今考范曄史所載光武封禪之制有五檢玉璽有金泥金縷有石檢石碑皆怪誕不經夫古

者祭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
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牲用犢貴誠也載冕璪十二旒則
天数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
象天也要之伸報本之誠而已豈假是以祈求永年者
乎且帝前此下詔上壽稱美者必髡令屯田今為此舉
而又改為中元其視對宗族乞復之言壽陵世興之詔
已大異矣胡寅所謂不法三代而法秦皇漢武謂之何
哉且帝既繼漢祚何削成哀平三君而綴之孝元之後
謂之九世呂后汚淫不可入劉氏宗廟而乃以之配地
祇既又黜降神主歸于寤國此何理也光武之言曰吾
誰欺欺天乎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由今觀之信乎欺
矣矣信乎不如林放矣嗚呼使當時有稽古如許愨者
出於其間則排梁松之謬而陳帝王郊祀之正禮豈至
陷君於過舉終其身耶

第五倫一見决聖主

第五倫字伯魚本漢循吏也每讀詔書輒曰此聖主也
一見决矣夫光武所下詔書非有盤庚周誥之懿也而
伯魚之誇張至此何哉夫光武以圖讖班天下必有詔
書漢發而伯魚亦將决之為聖主耶夫通性命之情不
可惑以非類明天人之理不可誣以神怪今諸巧慧小
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雖有時合譬猶卜數
隻偶之類耳而光武信之篤聽之專至以决定嫌疑桓

譚總一開口即欲措之極刑曾謂聖主而偏見如是乎
吾聞人臣之義固貴將順而尤宜匡救故雖以商君之
庸邪猶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伯
魚每讀詔書必哭聖主則其於責難陳善之道果安在
耶大抵惟聖賢知聖賢伯魚為椽而正斗斛為守而按
巫祝為司空而絕苛刻之吏請全外戚之家固以然有
義行者也然斬馮救馬失之矯激一夜十往幾以自私
時人方之貢禹是也而豈中和之德哉吾嘗謂伯魚處
已太駁而不脫齊人之見故擬入太高遂有聖主之決
乎

桓譚非聖

讖記之說自左氏傳春秋雜取神怪卜之論禍福此其
說所由起矣然未有讖語也讖託之語其昉於秦漢之
間乎吾嘗謂盧生亡秦之奏瀦其源陳涉帛書之或尊
其流眚弘再興之符揚其波甘忠可天官之書助其淵
王莽承訛襲謬造作符命卒移漢鼎然則讖記乃先王
所必誅也而可用之耶光武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祠享
配天宜矣其所謂劉秀當為天子之讖特偶合耳鄧禹
諸人盍以大義務君子心而乃以赤伏符之說勸帝即
位此帝所以先入其說而以下用相以議郊祀以定媼
疑非向者赤符之說殺種而發乎桓譚習五經能文章
亦漢通儒也雖言讖之非經然一齊衆喙而非聖無法

之誅爰之矣蓋於此時猶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讀
史至此吾深恨漢初大臣失於急成即位之謀而率合
他說以贊成之不虞其弊至此之深也嗚呼孰謂興武
之明智而為讖記所愚至此哉

桓譚何如人

桓譚論讖記自孔子論性命而推之辨正甚悉史謂譚
與劉向揚雄辨折疑異漢儒吾必以桓譚為賢也今觀
所傳新論琴道賦詩書奏凡五十六篇鑿上格論時亦
有之然諫於君而君不見用何耶愚謂大人格君心之
非豈在於章疏之丁寧口舌之導切哉必其德行端方
儀度整肅見之者有以消邪心接之者足以弭逸志信

而後其沛然矣桓譚自王莽時為掌樂大夫固已失
節矣至於負宋弘之薦不能以正道匡君而乃為帝鼓
琴以鄭衛之繁聲而聞之於上此固君以俳優畜之久
矣故其非經之論方陳而非聖之誅遂及又何怪哉抑
愚所憾者譚以忠受罪則亦已矣叩頭流血良久乃解
志節委靡至此曷若不言之為愈哉孔子曰不能正其
身如正人何其譚之謂矣

樂此不為疲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夫學
至於樂則所謂樂可已而不知手舞足蹈矣光武每旦
視朝至於日昃數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曰

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則似乎深知篤好矣然自愚觀之
六經之理固人君治天下之大法然必自格物致知正
心脩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能有關雉麟趾之意以
行周官之法度而後可謂之樂道也豈效書生尋章摘
句耶光武為人父則以無罪廢太子而冒引立子以貴
之說為人夫則以無寵廢郭后而未見好德如好色之
說為人君則以直諫殺韓歆以非讖斥桓譚而未知從
諫弗拂改過弗吝之說然則所謂樂此不為疲者非托
之空言耶夫知王之為真則人不得以珉珠亂之知珠
之為真則人不得以魚目惑之光武信圖讖之篤至於
決嫌疑示天下則於樂讖記不為疲者有矣其於經理
何哉嗚呼使當時有通經術之醇儒如仲舒者出於其
間則帝之中興大業可觀矣何至於終惑讖記而失為
君之體哉吾於是重悲漢庭無人

總攬權綱

賞罰予奪人主御天下之大柄固不可使下移然天下
事變袞七方來而無涯欲以一人之耳目而總攬之安
得不掛一而漏萬乎光武懲王氏之禍不任三公事臺
閣以人主下親期會簿書之事則聰明有所不周耳目
必有所寄此後世托孤之際不免改歸房闈終漢之世
或權綱在母后而梁鄧有司晨之橫或權綱在外戚而
憲真有跋扈之亂或權綱在閹宦而節甫有黨錮之禍

或權綱在武將而董卓有劫遷之變究其由皆光武不任三公而總攬之所致也君子安得不為之浩嘆

官房無私愛

史謂帝官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息以愚觀之殆未然寵陰麗華而廢郭后郭伋諫用南陽人謂非私愛偏息可乎哉

漢之所憂凡六變

西漢之所憂者始任功臣而有彭韓之難中封同姓而有七國之變下寵大臣而有王莽之禍此西漢有三變也光武懲前代之弊一洗而正之向也有韓彭之難我是不任諸將以事向也有七國之變我是以減同姓

之封向也有王莽之禍我是以黜三公之權光之心自以為前代之弊一旦掃除無他慮矣然東漢之所憂亦三變焉始而竇憲梁冀以外戚濁亂朝廷此一變也繼而曹節王甫以宦官黨錮士夫此又一變也終而董卓曹操劫遷天子此又一變也夫光武盡懲前代之弊矣而又有外戚之變焉而又有宦官之變焉又有武將之變焉豈天下之事變無窮終不可杜其源耶吾知之矣凡立法之必必有偏而不起之處要在入通融之得宜耳使光武以三公任事而外戚宦官不許預政載之詔令著為後法則何以有是哉今也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此百弊之所由起也且外戚之橫使袁安李固有藏器

待時之柄則可矣而和帝以鄭衆桓帝以五侯此云一
外患而生一內患也宦官之亂使陳蕃竇武有折首匪
醜之義則可矣而何進召外兵袁紹召武將此一夫劇
敵而又生一巨敵也夫如是以漢之患每變每重而疾
至膏肓不可救藥皆由光武啓之也

兩漢風聲氣習

東萊呂氏謂高祖識大體而條目有疎光武於條目甚
詳而於大體却遺此兩漢風聲氣習有寬狹厚薄緩急
不同以愚觀之則亦過於分別矣夫高祖可取者約法
三章為義帝發喪誅丁公而已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之六綱可議者多也何謂其識大體耶光武用卓茂

徵嚴光祿大學則與高祖等耳獨可以其不任三公而
少耶至於光武條目品節則亦未見其為詳悉而合於
中道也如罷材官而啓後世內重外輕之弊用陰識而
啓後世貴戚用事之弊殺韓歆而啓後世之殺大臣之
弊廢太子而啓後世擅易樹子之弊豈有至精至當為
萬世截然不易良法耶愚嘗溯而論之高祖純用伯道
而西漢之風聲氣習多以霸道進光武尊尚儒學而東
京之風聲氣習多以儒學奮此兩漢大致如此今日兩
漢風聲氣習寬狹厚薄緩急不同則以西漢寬而厚而
緩東漢狹而薄而急自愚觀之西漢寬矣而其流也無
斷厚矣而其流也邪媚緩也而其流也姑息王莽之亂

甘獻符者十而八九雖以揚雄劉歆之賢尚不自投而
好遯不污者寧有幾耶東京狹矣而孤高薄矣而介急
矣而剛正桓靈之時黨錮諸君子率以名節自砥礪而
甘死不顧其視西京士夫奄奄無氣節而行若狗彘不
啻雲也而可以為狹耶薄耶急耶

西

